

# 锡伯族史

贺灵 佟克力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 序 言

两三年前，曾担任过《锡伯族历史与文化》、《锡伯族研究》二书的责任编辑。承蒙主编的错爱，约我为后一书写序。本来我对锡伯族历史所知甚少，是不堪此任的。但当时却又不揣孤陋地答应下来硬着头皮去写，直到书出来了，反应还可以，那惴惴不安的心始觉释然。

之所以自感力不胜任，却又勉为其难地应允写序，其中有一段因由：读稿之余，掩卷遐思，感到的虽不是黄河长江的拍岸惊涛，却也是一股清幽的泉水，叮叮咚咚地从心际淌过。淡淡的长流水，不激越、不昂扬，日复一日地漫过了时间的悠远，曲曲折折地穿过了峡谷的清幽，时而不得不停住匆匆的脚步，汇聚一处，打个漩儿急急地冲出崇山峻岭的阻隔。一路行来，百年千年地咀嚼着历史的兴衰甘甜，品味着岁月的悲欢离合，最终在祖国西部边陲的一角汇成一泓碧潭。这就是聚族而居的锡伯民族，这就是察布查尔县。每念及此，感佩之情，不禁油然而生。写序的事，就此应诺下来。

远在四十年前，不更世事的我，奉调乍到新疆，一头扎到和田，无从与任何一位锡伯族人士谋面，但从报端、从与同事闲聊中约略得知，锡伯族人很聪明，是天才的翻译家。翻译，在那年月奇缺，更不用说“家”了，当然是很受器重的。当时我心下还有些不以为然：天才之说很难界定，但凡一个民族，有先进，有滞后，可先达者未必个个聪颖过人，滞后者也未必人人愚呆。

岁月的流驶，不单增添了两鬓的白霜，也些微地填充了头脑的空虚。久久未能忘怀的天才之说，也曾在心头打过几个滚儿。所谓

1A7626

天才，无非是正常的或稍高的智商，加上持之以恒的勤奋好学，最好再加上父辈的循循善诱而已。这一点宋代名相王安石在《伤仲永》一文中已断析得明明白白。没有后者做为土壤，只能是“小时了了，大却未必”的平庸之才了。

锡伯族聚居一隅，且人数甚少，但伊犁从来是五方杂会之地，经常要与汉、维、哈、俄等民族相邻或交往，为了民族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他们自然地除母语外，还学会第二种，甚至第三种语言，“天才翻译家”之说，与此不无关系，这当然不是深谙兵家“知己知彼”的结果，只是求生存图发展的一种本能。

是本能么？也不尽然。即使在旧时代，民生凋敝的年月，僻乡老嫗在女工、在茶饭之余，不是在荧荧如豆的油灯下读手抄的锡伯文本《三国》与《列国》吗？《西厢记》、《红楼梦》更是大姑娘小媳妇闲时的话题。妇女尚且如此，而况其他。衣食足，是求生的愿望与本能，追求精神世界的驰骋，文化的富足，思想境界的拓展，则是超然物外的更深更高层次的要求。遥想当年，以“马甲”起家的民族，不屑于赳赳武夫的蛮憨，却去不倦地手捧四书五经，却去填词吟诗，追慕儒雅的风度。鞍马弓箭、犁耕撒播之际，还透着缕缕书卷气，乡闾巷里飘着幽幽的墨香。相沿成习，时代变易，此风不减。锡伯族人民极度重视民族文化与教育提高的结果，其外在表现形式则是聪明。“髅瞳巨觥一毛轻”的骨子里，就在于“昨夜江边春水生”。文化的干涸，谁个聪明得了。

普遍地重视教育，注重民族整体文化的积累，自然地能引发天才与聪明。锡伯族不乏学有专长、业有专攻的人士，他们的人数有多少，我不得而知，但在印象中，似乎各行各业的专业领域，都有他们施展才能之地。设若他们没有向学好读的传统，一当孩子比桌子高，虽非家计困窘，也让孩子拿着三文不值两枚的东西沿街叫卖，或者虽有万贯家私却让孩子早早混迹于熙来攘往的市肆学习买卖之道，将来也可能大发其财，遗憾的是其结果他们只能从“方孔”中看天观地了。若人人崇尚，其民族文化素质，岂不堪忧。

“江边春水”是聪明才智不竭之源，乐意并不舍昼夜地汲取，凡事当可举重若轻，能显成就。以历史领域而言，中国有56个民族，各民族历史专著出于本民族作者之手的寥寥可数。可是整个民族总人口只有17万多的锡伯族，却能一再出版由本民族人士手撰的锡伯族历史的专著或合著。这一方面说明，这是一个不甘为时间淹没的民族自尊自强的心理表现，是在民族大舞台上不耐寂寞勇于表现的心理表现；另一方面，有力地表现其民族文化素质之高，似乎在那冷落的角落、淡忘的时刻，以自己的声音宣告：祖先创造了我们的历史，我们有责任、更有能力把它编纂成书，留给世人，留给后世。由此亦可想见这个民族文化素质之一斑。

本书及散见于报刊的文章，在寻根溯源时，多倾向于锡伯出自古代的鲜卑。此说若得到一致认同，那么其先祖就曾自漠北跃马挥鞭问鼎中原了。古代史家悲凄提到的“五胡十六国”里，就包括声势显赫的在黄河流域建立了北魏王朝的鲜卑。颜之推在家书中叮咛儿辈学习鲜卑语，鲜卑贵族则为皇运长久曾推行汉化。战乱中触发了中国历史上的一次民族大迁移，南方的所谓“蛮荒”之地得到开辟，北方的则以民族大融合为其特点。唐代社会的开放、民族关系处理上的开明，大约是继其余绪。北魏与鲜卑，已是过眼的烟云，但其独具特色的石雕、佛塔还存于华北、中原，作为优秀的文化遗产，还在供游人发思古之幽情。

作为鲜卑后代的锡伯族，其史学工作者，在尘封的古籍中，在浩如瀚海的档案里，追寻先世的轨迹。于是乎，肖夫编著的《锡伯族简史》，佟克力编的《锡伯族历史与文化》，克力、博雅、奇车山编的《锡伯族研究》相继问世了。前一种是个人专著，后两种都是论文集，收有编者的论述。现在我又在披览贺灵、佟克力夫妇的新著《锡伯族史》。上述各书的著者、编者，都是清一色的锡伯族。不是想垄断这项研究，冷清的影响范围不大的课题，总得有人承当才是。对本民族的热爱，驱使他们在古籍里跋涉，在满文老档里搜寻，日每所获寥寥无几，可谁又能在浩渺的空宇，月月日日发现新星呢？他

们每有所获,哪怕只字片语,也往往喜出望外;为锡伯族历史研究添了新的论据,说不定还能生发新的论点。

本书作者贺灵,本名何叶尔灵;佟克力,本名佟佳克力。他们是同族、同乡,又是同学,所学专业也相同。这一对夫妻出于对历史专业的爱好,更出于对本民族的尊崇,就把全部热情倾入自己的母体——锡伯族的研究,历史、文化、习俗、宗教、语言,无不涉及。或调查,或整理,或探究,总有所得并付之笔端。因之,他们在锡伯族研究的范畴里,可谓是闻人。除了前述编著之外,他们还有数部翻译、整理、编纂的成果出版。未届不惑之年,如此硕果累累,足见其耕耘之辛勤。本书作为锡伯族通史类专著,使散见的文章更系统化,史料更为丰富翔实,又能在国内历史上各民族交往过程中观察锡伯族自身历史演变,这都是值得称道的。当然,其中有他们辛劳的结晶,自然也借鉴并融入了前人的智慧。说到前人,我眼帘里浮现出曾为锡伯族的文化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肖夫先生。同大多数老一代知识分子一样,大革文化之命的岁月,他从教育战线被遣回乡,扬鞭赶车,扶犁耕田。大约是亘古未闻的浩劫结束了,他才重操旧业,在《锡伯族简史简志合编》的基础上,著成《锡伯族简史》,把锡伯族研究提高到新的高度。他曾如数家珍般地说正在写、准备写某几篇锡伯族历史方面的文章。可惜比八年抗战还要长的浩劫,既劳其身,又攻其心,未近花甲,便痼疾缠绵,论文也就胎死腹中。如今他已作古,念及不禁黯然神伤。

长江后浪推前浪,这是社会向前发展的不易法则。新一代的研究,将使锡伯族的研究进入更高的层次,其队伍也将更壮大。此书的出版,便是例证。

仲 生

1993年3月于乌鲁木齐

**贺 灵**

现任新疆人民出版社编辑部编辑

地址：乌鲁木齐市建中路 54 号

邮编：830001

**佟克力**

现任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研

地址：乌鲁木齐市北京南路 16 号

邮编：830011

## 目 录

序 言 .....	(1)
第一章 总 论 .....	(1)
第一节 锡伯族资料与研究.....	(1)
第二节 族源问题.....	(10)
第三节 锡伯族史的几个问题.....	(38)
第二章 上古至元明锡伯族先世 .....	(51)
第一节 东 胡.....	(51)
第二节 鲜 卑.....	(59)
第三节 室 韦.....	(71)
第四节 辽金锡伯族先世.....	(82)
第五节 元明锡伯族先世.....	(96)
第三章 清代锡伯族(上) .....	(108)
第一节 锡伯族与科尔沁蒙古、后金.....	(108)
第二节 科尔沁蒙古进献锡伯族.....	(115)
第三节 锡伯族迁齐齐哈尔、伯都纳、乌拉.....	(123)
第四节 锡伯族迁盛京和京师.....	(127)
第五节 清前期对锡伯族的政治经济政策.....	(140)
第六节 东北锡伯族参加御外平内的斗争.....	(148)
第四章 清代锡伯族(中) .....	(154)
第一节 锡伯族移驻伊犁.....	(154)

第二节	伊犁锡伯营的组建.....	(172)
第三节	伊犁锡伯族的戍边.....	(181)
第四节	伊犁锡伯族的屯垦.....	(196)
第五节	伊犁锡伯族维护内部安定的斗争.....	(210)
第六节	同治初年的伊犁锡伯族.....	(222)
第七节	伊犁锡伯族抵御外侮的斗争.....	(225)
第八节	光绪八年后的伊犁锡伯营.....	(234)
第九节	锡伯索伦与塔尔巴哈台新满营的组建.....	(241)
第十节	伊犁新满营的组建及巩固旗屯.....	(260)
第五章	清代锡伯族(下).....	(268)
第一节	锡伯族的经济.....	(268)
第二节	锡伯族的社会组织制度.....	(283)
第三节	锡伯族人口.....	(292)
第四节	锡伯族的民族关系.....	(297)
第五节	锡伯族妇女.....	(305)
第六章	民国时期锡伯族.....	(312)
第一节	辛亥革命与锡伯族.....	(312)
第二节	杨增新和金树仁统治时期锡伯族.....	(320)
第三节	盛世才统治时期锡伯族.....	(333)
第四节	三区革命与锡伯族.....	(346)
第七章	文化艺术.....	(356)
第一节	语言文字.....	(356)
第二节	文化教育.....	(364)
第三节	文学.....	(376)
第四节	艺术.....	(396)
第五节	体育.....	(401)
第六节	医药卫生.....	(409)
第八章	风俗习惯与宗教信仰.....	(412)



---

第一节	家庭、家谱、婚姻与起名.....	(412)
第二节	丧 葬.....	(427)
第三节	村寨和居住.....	(432)
第四节	服饰和饮食.....	(437)
第五节	礼节和节庆.....	(442)
第六节	原始信仰.....	(447)
第七节	萨满教.....	(456)
第八节	喇嘛教及其他信仰.....	(464)
后 记	.....	(472)

## 第一章 总 论

### 第一节 锡伯族资料与研究

首先阐明这一问题,旨在向读者交待本书立足的基础和所吸取的研究成果。如果没有这些资料和前人的研究成果,本书是不可能问世的。

锡伯族具有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但是,对它的历史和文化,本世纪50年代前无所谓研究。50年代初,个别学者曾赴锡伯族聚居区采风,发表过一些介绍性文章。50年代末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等单位开展了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锡伯族也被较全面的调查。到60年代初,有关部门在大量调查工作的基础上写出了《锡伯族简史简志合编》初稿,内部铅印发行。1978年以前,除本资料外,无其他著作和资料问世,1978年以后,随着史学研究工作的蓬勃发展,锡伯族历史和文化的研究工作才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相继开展资料搜集和基础性研究工作,在短短的10年间便取得了丰硕成果。在撰写本书过程中,参考并吸收了这些成果。

锡伯族资料的搜集工作,是和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同时进行的。当时,东北锡伯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的肖夫先生,乘赴东北地区调查之机,先后在辽宁、吉林、北京等地图书馆查阅古籍文献资料和地方志,意外地发现和搜集到了不少有关锡伯族资

料。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肖夫和佟克力根据有关线索,扩大查阅范围(包括清代档案),又整理出了数10万字资料。与此同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明清部,又投入专门人员和财力,从浩繁的清代满文档案中,查录出有关锡伯族资料数10万字,并公布于众。此外,近几年来,不少业余爱好者,到东、西北锡伯族聚居区做社会调查,搜集整理出了数10万字调查资料。到目前为止,已经整理出版了100多万字的资料(包括社会、历史、文化调查资料)。总起来讲,这些资料分汉文和锡伯文两类。

一、汉文资料。分全国性文献资料、清代档案资料、地方志资料和调查资料。

(一) 全国性文献资料。主要来源于清代和稍后成书的《八旗通志》、《钦定盛京通志》、《皇朝通志》、《清朝通典》、《大清一统志》、《钦定大清会典事例》、《朔方备乘》、《元秘史注》、《圣武记》、《清史稿》、《皇朝掌故汇编》、《皇朝琐屑录》、《侍卫琐言补》、《太平寺碑记》等,总字数达5万左右。这些资料除论及锡伯族族源、族名、活动地域、迁移情况外,主要记录了清代锡伯族在东北各地驻守台站、防守卡伦、从征保边、垦荒造田和被频繁调遣的历史事实以及与周围民族的关系等。

(二) 清代档案资料。主要来源于《清实录》,总字数有10余万。这些资料记录了清代东、西北锡伯族军民屯戍边和为了保卫国内社会安定而被频繁调遣及其他社会活动情况。

(三) 地方志资料。分东北部分和新疆部分。东北部分主要来源于清代或民国初年成书的《黑龙江外记》、《柳边纪略》、《吉林通志》、《吉林外记》、《岫岩县志》、《凤城县志》、《开原县志》、《呼兰府志》、《黑龙江志稿》、《黑龙江乡土录》、《东三省舆图说》、《东北地方沿革及其民族》、《辽海丛书》(又名《全辽备考》)等,总字数达3万。新疆部分主要来源于清代和民国年间成书的《钦定皇舆西域图志》、《新疆舆图风土考》、《西陲总统事略》、《西陲要略》、《新疆识

略》、《西域水道记》、《新疆图志》、《筹办夷务始末》、《伊犁府志》、《绥定县志》、《擒获张格尔奏折》、《锡伯营总管档房事宜》等，共9万余字。这些资料分别论及了锡伯族的族源、族名、活动地域、迁徙情况、屯垦戍边、平叛戡乱、民族关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内容。尤其是对新疆锡伯族西迁后的活动，记录更为详尽。

(四) 调查材料。1986—1988年，辽宁省锡伯族史学会广泛搜集整理出了各10余万字的《锡伯族习俗资料汇编》和《锡伯族谱书汇编》(均已列入有关出版社的出版计划)。《锡伯族习俗资料汇编》汇集了东、西北锡伯族在社会组织、婚姻家庭、丧葬仪礼、社会文化、礼节往来、服饰饮食、庭院居住方面的调查资料，并配有许多珍贵图片。《锡伯族谱书汇编》收入了锡伯族民间保存的具有珍贵史料价值的20余部谱书。这些谱书大部分由谱序和谱系组成。1988年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了《沈阳锡伯族志》，共27万字。本书除“族名族源”和“历史沿革”部分外，“经济生活”、“文物古迹”、“人物”等部分，反映了近年来辽宁地区的调查成果，字数近20万。此外佟克力和肖夫根据50年代末和近年来陆续调查的资料，整理编辑了《锡伯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一书，25万字，内容包括东、西北锡伯族的历史活动情况、土地占用情况、社会组织和社会文化等方面的资料。

二、锡伯文资料。目前，这类资料已出版了四部：《清代锡伯族档案史料选编》(一、二)、《锡伯族历史资料拾零》、《锡伯族骑兵连纪实》和《锡伯族习俗志》。

《清代锡伯族档案史料选编》(一、二)，50万字，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本书收录了馆藏清代满文档案中有关锡伯族史料389件，内容涉及东、西北锡伯族在清代的经济、政治、文化、驻防、出征、迁徙、屯垦等方面的活动，均系第一手资料。

《锡伯族历史资料拾零》，7万字，肖夫搜集整理，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古籍整理办公室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其中收录了沈阳《锡伯族家庙》太平寺碑原文、《锡伯营总管档房事宜》部分原文、伊犁八庙名称、察布查尔尚学会章程、清代从京城至伊犁的驿站名称和数目等珍贵史料。

《锡伯族骑兵连纪实》,8万字,吴连生撰写,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作者以亲身经历记述了1944年组建的锡伯骑兵连在新疆伊犁爆发的“三区革命”中,同国民党军队作战的事迹。

《锡伯族习俗志》,20万字,贺灵、佟克力编写,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这是两位编写者多年调查、访问后编写的叙论结合的材料。由十一个部分组成,包括社会和家庭、村寨和居住、婚姻、丧葬、服饰与饮食、信仰习俗、社会文化、礼节、节庆、农副业方面的习俗、取名习俗等内容。书后还附有锡伯族习俗的特征、锡伯族习惯法和人口分布情况表。

对锡伯族研究,近10年来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目前已经出版的著作有5部(除资料性图书外),发表的文章有100余篇。现将这些成果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介绍:论文介绍,包括对族源的考证和研究,对历史文物的考证和研究,对历史上数次迁徙的探讨,专题研究,对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的研究。

### 一、著作介绍

(一)《锡伯族简史简志合编》,7.8万字,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新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63年内部铅印。本书除引用和参考历史文献、档案材料和个人记载的片断材料外,主要参考了在新疆和东北地区进行历史调查的材料。内容主要叙述了古代的锡伯族、近代的锡伯族、民主革命时期的锡伯族、本世纪60年代以前的现代锡伯族及其生活习俗。本书的许多提法和观点虽然不够准确,内容不够全面,史料不够丰富,但它对以后的锡伯族介绍和初期的研究工作起了较大的作用。

(二)《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概况》,7万字,本书编写组编写,新

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锡伯文版于1987年亦由本社出版)。本书是在原概况基础上,增补许多新的材料编写而成,引用材料截止80年代初。由八章组成,包括历史、现实、文教和生活习俗等项内容。本书只停留在一般性叙述的旧概况水平上,但对察布查尔地区一般概貌的了解有所帮助。

(三)《锡伯族简史》,11万字,本书由肖夫执笔,民族出版社1986年出版。本书是在《锡伯族简史简志合编》基础上,增加许多新资料编写而成。由八章组成,包括概论、族名与族源、清代锡伯族、民主革命时期的锡伯族、锡伯族社会组织 and 经济生活、锡伯族的文化和生活习俗等内容。此书比简史简志无论从学术水平上还是参考的材料上都大有提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族源和族名的研究探讨上下了很大的功夫,具有独到之处。但是,本书没有充分把锡伯族史放到中国史和北方各民族史中间去加以考察和探讨。

(四)《锡伯族简史》(锡伯文),20万字,安俊、吴元丰、赵志强编著,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本书主要参考清代满文档案和1984年以前的各项研究成果编写而成。全书共九章,主要叙述了锡伯族源及族名、科尔沁蒙古统治下的锡伯、科尔沁蒙古将锡伯“进献”给满洲的情况、锡伯族的迁徙、锡伯族对祖国做出的贡献、文化教育、风俗习惯等内容。书后还附有伊犁将军年表、伊犁锡伯营领队大臣年表、伊犁锡伯营总管副总管年表等。

(五)《锡伯族源流史纲》,6.7万字,白友寒编著,辽宁民族出版社1986年出版。本书参考有关汉文正史和专著,依次叙述了东胡、乌桓、鲜卑、奚、契丹、室韦和锡伯的源流和活动情况。但是,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没有充分去探讨和说明。虽然如此,本书对了解东胡、乌桓、鲜卑、奚、契丹和室韦等古民族方面提供了清晰的线索。

## 二、论文介绍

(一)对族源的考证和研究。目前,这方面已发表的论文有7篇:赵展的《锡伯族族源考》,载《社会科学辑刊》1983年第3期;贺灵的《锡伯族源考》,载《新疆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肖夫的《锡伯族族属浅析》、徐恒晋、马协弟的《锡伯族源考略》、吴克尧、曹熙的《锡伯族源新考》、米文平的《英雄民族的摇篮——从嘎仙洞北魏石刻祝文看锡伯族之源流》,以上四篇均载《锡伯族史论考》,辽宁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瀛云萍的《锡伯族源新考》,载《满族研究》1988年第1期。总起来讲,上述文章分别反映出三种观点。第一种认为锡伯族与满族同源。例如,徐恒晋和马协弟的文章认为:“锡伯部名原意即为满语‘水草’,其族属当是女真人的一支”;另外,对这一观点,瀛云萍的文章说得更具体,该文认为:“我们全文从正史的纪录,‘历史地理’和绰·墨尔根到今天十九代的完整谱系等三方面的客观现实,证实了今天的锡伯族是源出于女真瓜尔佳氏苏完部的与满洲人同出于女真人的”。第二种观点认为锡伯族与鄂伦春族同祖。例如,赵展的文章认为:“锡伯族与鄂伦春族同族,经过漫长的岁月,独立发展成一个民族,既不与满族同祖,又不属于‘东胡一支’”。第三种观点认为锡伯族是鲜卑的后裔,即东胡的一支,多数人持此观点。例如贺灵的文章认为:“无论从地域上考证和风俗习惯上对比,还是从考古学、语言学以及从历史文献学等方面来分析,都说明了锡伯族是古代拓跋鲜卑的后裔(即东胡的一支)。由东胡分化出拓跋鲜卑,由拓跋鲜卑分裂出室韦,又由室韦分出锡伯,这就是今天的锡伯族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肖夫、吴克尧和米文平的文章基本上都持第三种观点。

(二)对历史文物的考证和研究。这一方面已发表的文章有8篇:铁玉钦的《沈阳太平寺锡伯碑考略》,载《辽宁大学学报》1979年第5期;王钟翰的《沈阳锡伯家庙碑文浅释》,载《清史论丛》1980年版;吴克尧的《抚顺锡伯碑的发现及初步研究》,载《社会科学辑刊》1984年第4期;关方的《太平寺始末》、铁玉钦的《沈阳太平寺及锡伯

碑杂议》、赵志强、吴元丰的《漫话锡伯家庙》和《锡伯家庙碑文考》、佟清福、文明的《锡伯寺庙拾零》，以上五篇均载《锡伯族史论考》，辽宁民族出版社1986年出版。以上文章就沈阳“锡伯家庙”太平寺及其碑文，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孙扎齐牛录锡伯喇嘛庙——靖远寺和近年在抚顺发现的锡伯碑及其碑文，分别作了介绍、考证和探讨。

沈阳“锡伯家庙”太平寺创建于清康熙30年代，是当时沈阳锡伯军民集会的重要处所。该寺有碑两筒，一筒为汉文碑，一筒为满文碑，立于清嘉庆八年(1803)，碑文记载了锡伯族的“原地地”、康熙年间锡伯族的几次迁徙情况、锡伯族被清政府编设佐领情况和被移入盛京等地当差的史实。上述关于太平寺的文章分别对以上问题作了介绍和探讨。其中赵志强、吴元丰的《锡伯家庙碑文考》，对碑文中与史实不符之处作了深入的论证。

抚顺锡伯石碑于1983年在抚顺鹰落山发现。碑文为汉文，反映了锡伯族使用文字情况和骑射武功本领。

察布查尔孙扎齐牛录喇嘛庙——靖远寺是当时锡伯族军民从事喇嘛教活动的重要场所。其前身于1766年立于伊犁河南岸，后因牛录搬迁而废止。现存的靖远寺是1891年重建的。佟清福、文明的文章分别对靖远寺原寺和重建寺的创建过程及规模以及宗教活动等作了介绍。

(三)对历史上数次迁徙的探讨。对此，发表的论文有4篇：赵志强、吴元丰的《锡伯族西迁概述》，载《民族研究》1980年第1期；吴元丰、赵志强的《锡伯族南迁概述》，载《历史档案》1982年第1期；吴作新的《锡伯族的迁徙》，载《锡伯族史论考》，辽宁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肖夫的《略谈锡伯族的西迁及历史贡献》，载《西域史论丛》第一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这些文章分别将锡伯族从嫩江流域迁徙到齐齐哈尔、墨尔根、伯都纳，及从齐齐哈尔、墨尔根、伯都纳等地迁往盛京、京师和由东北西迁新疆的历史事实作了



介绍,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四)专题研究。包括对锡伯族早期经济生活、社会组织、吉林乌拉锡伯世管佐领、锡伯族被整编入满洲八旗、齐齐哈尔锡伯的来源、黑龙江地区锡伯族历史变迁、伊犁锡伯营、锡伯族古今人口等问题的研究。这方面有影响的文章有8篇:肖夫的《锡伯族早期社会组织及其经济生活》,载《锡伯族史论考》,辽宁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赵志强、吴元丰的《吉林乌拉锡伯世管佐领源流考》,载《历史档案》1983年第4期;吴元丰、赵志强的《锡伯族由科尔沁蒙古旗编入满洲八旗始末》,载《民族研究》1984年第5期;吴克尧的《齐齐哈尔锡伯族迹探略》,载《黑龙江文物丛刊》1984年第2期;吴元丰、赵志强的《黑龙江地区锡伯族的历史变迁》,载《黑龙江文物丛刊》1984年第3期;佟克力的《伊犁锡伯营概述》,载《新疆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佟克力的《新疆锡伯族古今人口概述》,载《新疆历史研究》1985年第4期;吴克尧的《锡伯族人口问题初论》,载《学习与探索》1982年第2期。

(五)对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的研究。已发表文章7篇,它们是:满都尔图、夏之乾的《察布查尔锡伯族的萨满教》,载《世界宗教研究》1984年第2期;贺灵的《锡伯族萨满教概述》,载《民族学研究》第九辑,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贺灵的《锡伯族萨满歌初探》,载《新疆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贺灵的《锡伯族萨满歌与满族尼山萨满》,载《民族文学研究》1988年第4期;夏之乾的《锡伯族的丧葬习俗》,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贺灵的《锡伯族风俗习惯的特征》,载《新疆社会科学》1988年第四期;佟克力的《锡伯族的家庭与婚姻》,载《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16期。其中《锡伯族萨满教概述》对锡伯族信仰萨满教的背景、锡伯族萨满教的内容和特点、锡伯族萨满与其他巫师的关系和萨满教文化等作了深刻的论述;《锡伯族风俗习惯的特征》一文,对锡伯族习俗的民族性、历史性、地区性、传承性、变异性、原始性、融合性、消极性、资料